

# 低门槛面试之后,求职者遭层层转手,终被骗财或骗色 记者卧底揭影视招聘连环骗局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  
见习记者 杨威 记者 卢义杰  
实习生 房立俊

陈伟抓紧手中的枪,扣动扳机,随后从战壕里跃身而出,和30多名战友一起冲向敌阵。

在山东的这家影视基地,陈伟工作了一个多月,却没有收到一分工资。而来山东当群众演员之前,他已经给北京一家影视公司交了1万多元。在33名群众演员中,有31人是北京来的求职者,背后是一些影视公司的安排。

无论他们在北京应聘的是摄影助理、导演助理、跟组演员,还是剧组司机、焊工,这些影视公司均先收取成千上万元费用,之后层层转手,求职者到山东、浙江等地当群众演员,称是锻炼或体验生活。收费的名义五花八门,证件费、保密费、取暖费、车费、伙食费,等等,并许诺工作一个月后随工资一起返还。

然而,一些当了一个月群众演员的求职者发现,他们没拿到约定的数千工资,费用返还也成泡影,更不用说兑现原先应聘的岗位了。更多的人在察觉异常之后,没干满一个月就离开了。

类似骗局在北京持续了至少10年。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新年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近年来他接到过这方面的大量求助,寒暑假期间为最。这些求职者心怀影视梦,以在校大学生、应届毕业生为主,有的只是高中生,甚至不惜以辍学为代价来到北京,却最终落入陷阱。

## 假身份证号也通过公安核校

一个多月前,陈伟来到了这个位于山东省沂南县常山庄村的农家院。这里距县城约25公里,很少有出租车经过,进城公交车每小时一班,末班车是下午5点。虽然并不豪华,但附近的沂南县某影视基地,让这里宛如一个影视梦的神秘入口。

今年11月,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来到这个农家院时,院里住着14人,陈伟所在的8人寝室,最高学历是专科,年纪最大的40多岁。每天,他们私下讨论着自己是否上当,闲暇时则继续看动画片,打闹嬉戏。

不管我们应聘的是什么,到了这儿,都得干群众演员。43岁的赵备感到无奈,他当了10多年司机,这次来应聘剧组司机。在网上看到北京中辰世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辰公司)的招聘启事,他便前往面试,结果公司一名女总监提出要先交1500元伙食费,一个月后退还。此后他陆续又交了1万多元。

这家公司也是记者来此的起点。11月,毫无影视行业经验的记者参加了包括该公司在内的3家公司的3场面试,无一例外全部通过了。

这些公司面试门槛极低,并且交钱始终是主题。11月17日下午,在中辰公司,负责面试的一名女总监同样让记者先交1500元伙食费,记者表示没带够钱,她称可以用网贷借款交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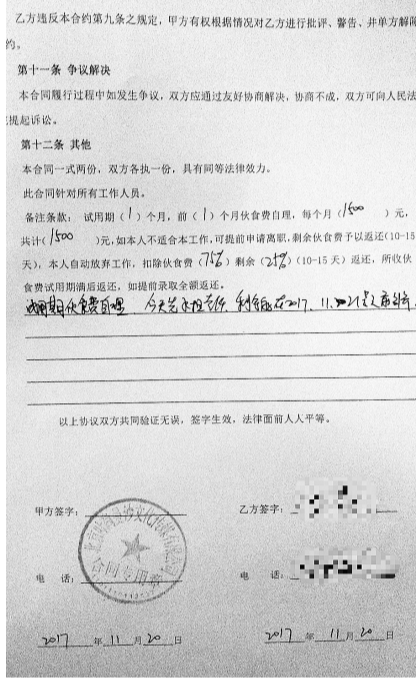
你饭钱都不交,剧组怎么可能要你呢?该总监让记者拿出手机,来,我帮你弄。很多之前没交钱的同事,也是这样交的钱,你放心。

这家公司与记者签订了《员工试用合同》,并称是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签订的。

但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在北京笑傲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面试地点是一间写有“导演办公室”字样的办公室。应聘导演助理的记者直言,自己不知道这个岗位是做什么的,之前也没做过,而自称周主任的面试官称,没有任何关系,会有专门的老师一对一带你,有啥不懂的你直接问就行。

周主任说,如果录取,需要交纳1500元办理档案及工作证、出入证等,一个月后



上图:一些求职者被安排做群众演员,正在等待拍戏。  
左下图:一家公司与记者签订的合同显示,求职者需先承担第一个月的1500元伙食费用。  
右下图:记者被安排入住的小院寝室。

返还。她让记者填写身份证号,称会通过公安机关进行核查,有违法记录的,咱都不要,要确保剧组的安全。同时,她还要请公司财务部门对面谈内容做笔录。

记者填了一个编造的身份证号码,意外的是,10分钟后,周主任告知该号已通过公安系统的核校,要求尽快补齐1500元。

这两家公司只是北京这类影视公司的一小部分,来自上海、浙江、重庆等地的多名求职者表示,他们在这些公司被骗了第一道羊毛。公司通过智联招聘、58同城等网站发布招聘信息,包括化妆助理、导演助理、服装助理等,不仅不限学历和工作经验,还称包吃住,有五险一金,月薪6000元或者更高,甚至许诺来京面试者能报销一定比例的交通费。

在邀请面试的电话里,公司一些工作人员更加关注的往往不是工作经验或特长,而是“你家是哪儿的,第一次来北京吗,来北京多久了”。面试结束,让求职者交钱便成为公司颇为在意的事情。

## 要么花钱,要么花人

在中辰公司交纳1500元伙食费之后,工作人员交给记者一张载明公交线路、联系人及金主任的报到单,让记者立即自行去剧组。

对于误入骗局的求职者来说,这是他们进入剧组的关键一站,也是被盘剥金钱的第二站。

报到地点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彩各庄。拨通金主任电话之后,过了半个小时,一辆

车把记者送进了附近一家快捷酒店。话题很快提到了钱,金主任说,为了保密,必须再交500元保密金,干满一个月再随工资返还,(你)一看就是新人,放心吧,慢慢就熟悉了,这个行业都是这样的。

交完钱,金主任以要办理手续,7天后返还为由收走了记者的合同,随即安排记者前往住处。

5分钟后,记者又被要求交钱。一名司机开车把记者送进了怀柔区杨宋镇中心小学附近的一个小院,并索要100元车费,称是剧组接送费,今后要一个月交一次。

这个小院是求职者离京前的最后一站。院子里的寝室摆着3张上下铺,负责人是一个叫小杰的23岁男子。小杰自称做过房产中介、群众演员,经人介绍进了娱乐圈,负责管理金主任安排到此的每个人,至于金主任还联系着多少像他这样的管理者,他称不知情。

院子里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要想进剧组工作,都得给导演表示表示,一般是买4条中华香烟,有人帮忙转交给剧组。

为了进剧组,女生王雪的经历更糟一些。她在某影视公司应聘跟组演员之后,被安排到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家小院。王雪说,负责联系她的李主任多次与她谈话,让她交签约金,对方说,签约越久,公司才会给你机会,你签约时间短,公司看都不看的。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转账记录显示,9月初,王雪给影视城财务室,制片主任海峰的账户转账2.2万元。此外,还有被要求给所谓影视界人士的数千红包。她称,自己10天内总计交了4万多元。

王雪的朋友蒋玉,则在交了数千元之后,又与小院一名工作人员发生了关系,后来她才知道被骗了。

不花钱就花人。王雪告诉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与她对接的工作人员这样说,意思就是这个行业水很深,不花钱就没有机会,其实很多人被骗那么多钱,就是因为他们用了一些潜规则,让大家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我还以为他是真心对我的,然后,他又把我弄到了象山影视城去。蒋玉其他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该工作人员称,蒋玉是他的女人,并让其去买计生用品。

浙江象山、山东临沂等影视基地,是连环骗局的第三站。

## 被转入京外影视基地做群众演员

多名受害求职者表示,在京郊小院交了不多少钱之后,他们被分配到京外的影视基地做群众演员。在那里,多数受访者并未拿到报酬,少数运气好的只拿到了几百元。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被分配到山东沂蒙红色影视基地,京郊小院的小杰发来了报到路线以及一个名为刘导的联系人。

该影视基地距县城20多公里,一辆改装的农用车接到了记者,车内摆着4个小马扎,一个农村妇女模样的女子说:无论应聘的是什么岗位,都得先做群众演员,否则属于违约,之前的一切押金都不会退给你。

该女子就是刘导。她把记者领到了

一个农家院,院内10平方米左右空地,所有人的洗漱都在不足5平方米的厕所内完成。边上的小楼有两层,白外墙,灰屋顶,每层3~5间房,男生住在二层。

附近居住多年的老人说,他们并不认识刘导,这个院子是她租来的。在外人看来,刘导其实是负责找群众演员的人。

根据此前的约定,求职者干满一个月,即可领到数千工资。但事实上,有群众演员任务的时候,有时一天要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8点,多名干了一个月以上的求职者告诉记者,他们并没有被兑现工资承诺,更没能去当初应聘的岗位工作。

李泉是记者所在小院的 管理者,此前,他也是被骗的求职者,如今依然参加群众演员工作。他来自河南,退伍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个。身边一起来的甚至更早期的求职者都离开了,他却坚持了下来,在待了两个多月后被刘导选为宿舍 管理员,如今在这已待了快半年。

李泉对记者说,这期间,除了偶尔没钱维持生活,找刘导零零散散要到一两千元之外,他并没有得到一分工资,刘姐都说了,干这行就是先吃苦,熬着吧,等剧组杀青了结钱了就会给我钱。

王盼则干了一个多月,距合同约定的退还押金、发工资的期限已过10多天。此前他被北京某影视公司安排到嘉峪关附近做群众演员,刚到这个小院8天。

王盼每天要打四五个电话,催促自己在前两站遇到的工作人员,但大部分上家的答复是:你现在已经不归我们管理,去找其他人要。或者答复他,帮忙问再,等等。

11月18日就应该发工资的,每天都说让我再等一天,25号了也没发。王盼说,他后来又问了刘导,刘导称那是在嘉峪关干的活儿,工资要等上家,她说,我在这她没有干满一个月,她不管。

在同村另一个小院的求职者刘新也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小院有两人干了一个月,但没拿到工资,负责接他们到这的工作人员起初说过两天,他们又继续做了3天群众演员,可工资依旧不见踪影。两人也联系北京的工作人员,但对方电话不接,短信不回。

刘新说,最后两人领了300元,直接回老家了。

这比当地群众演员的待遇差了许多。在当地村委会公告栏上,一张群众演员招聘公告显示,某某剧组的群众演员,每天工资是40~100元,而且还是日结。

知道这些后,刚来的求职者陷入两难:走,肯定违背了工作一个月再发工资的约定;不走,不发工资怎么办?

事实上,不少求职者没有待满一个月。在李泉的登记人员册上,近3个月内大约有七八十人离开,这还不包括那些看到院子情况就直接离开的人。

## 部分求职者为骗子当起管理者

记者接触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被骗了,不过,对于是走是留,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李泉是想留下来的典型代表。作为从求职者中挑选的 管理者,他严格按照要求,让大家少互相交流、宿舍成员之间不准添加微信、出去拍戏少和别人说话,甚至,每个人出院子都要向他说明理由。

记者曾以出门买东西为由私自走出院子,但10多分钟后,李泉就在村里寻找,并打电话叫记者回家,理由是怕临时有拍戏任务。

曾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小院待过的蒋雨说,他们那里管理更严,出门会有人一直跟着,理由是为了安全考虑,怕求职者找不到回来的路。

在这个影视基地边上,没能实现影视梦的李泉的梦想是,自己有一天也能像刘导那样,不用再做群众演员,只要负责签字,和剧组工作人员核对群众演员数量、酬劳。这些钱的数额、付款方式、分配方案,李泉至今没有了解的资格。

影视基地门口的小卖部员工告诉记者

者,她见过不少通过北京影视公司安排到这里的求职者。很多人来看一眼就走了,知道被骗了。

她记得,曾有一名女海归硕士,交了一万多元应聘剧组翻译,到这里一看情况就泣不成声。她让女硕士住在了自己家,第二天,女硕士就离开了。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说走就走的勇气。勉强留下拍戏的陈伟想看到转机。他没上过大学,今年21岁的他做过木工,送过外卖,当过服务员,因觉得老家收入太低,想来京闯荡。他本想努力干半年,过年能给家人买新衣服、好年货,并把见到的世面分享给弟弟,但如今,搭进去七八千元的陈伟觉得,过年的时间越来越近,而美丽的设想越来越远。

一名被安排在临沂的求职者说,曾有警察接警到了小院里,要求在场的求职者分别说明被收了多少钱。当场,小院管理员把钱退回了一部分。警察对我说,有人向我们报案,这里是骗人的,你走吧。

然而,他还没走,被警察带走的 管理者就被放回来了。原来,有个男孩应聘副导演,买了8条中华烟托他走关系,结果男孩最终还是被派去当群众演员,因此举报了他。管理员退了烟钱,就恢复了自由。

## 律师建议有关部门联手开展专项打击

事实上,这个骗局存在已久,据媒体报道,早在2006年就存在以招聘剧组人员为名,向求职者收取万元押金最后却让他们当了群众演员的骗局。

曾在一家影业公司担任制片人的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剧组招聘一般依赖熟悉的资源,如熟悉的制作公司、摄影团队等,很少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因为时间成本比较高,又涉及项目的保密问题,如果人员不靠谱,再换人很麻烦。

他表示,导演助理、化妆师助理、摄影助理,相对都是比较专业的、细分的工种,非常看重跟组经验,且一般是跟师傅,搭配相对固定,更不太可能临时招聘。

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拍戏的一名跟组演员也表示,剧组在开拍前通常早就确定了主要工作人员和演员,到影视基地时一般都已经有了成型的团队,只有群众演员才会到了当地再招。像刘导这样的一般只负责提供群众演员,影响不了剧组对重要岗位的招聘。

北京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新年发现,在影视招聘连环骗局中,一些公司往往不按照正常的招聘流程,求职者明明是去找工作的,希望建立的应该是劳动关系,应该签订劳动合同,但一些公司却与求职者签订经纪人合同、劳务合同甚至合作合同,好像是一块和他投资做生意的。

这些公司的做法,被认为是试图规避《劳动合同法》关于不得对劳动者收取财物的规定。而在求职者报警后,警方会以涉及劳动纠纷、劳务纠纷、合同纠纷为由,不进行处理。

记者发现,一些合同还出现了不少低级错误,例如,在求职者提供的一份合同里,出现了根本就不存在的最高仲裁委员会。

有些合同的落款单位与招聘网站、收据载明的单位不一致。例如,记者应聘的中辰公司,其合同印章是北京叶尚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此,一名工作人员称,中辰公司是叶尚沙公司的投资方,但记者查询到的工商登记资料没有显示这一关系。

一些影视公司背后的关系盘根错节。多名求职者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尽管他们分别应聘了不同的公司,但在被层层转手的过程中,有时会遇见同一个工作人员。

12月7日,记者表明身份致电笑傲东方公司,询问是否存在向求职者收钱的现象。在听明来意后,该公司员工改称电话拨错了。中辰公司电话则无人接听。

张新年建议,求职者应该牢记,公司招聘中以任何名义收费都是违法的,在网络宣传、开票据、签订合同等环节,还要注意核对公司名称是否与票据、合同的印章一致。最重要的是,一旦发现被骗,为避免遭受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应想办法先行离开,再寻求其他维权帮助。

张新年说,求职者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招聘单位应该加强对招聘信息的审核。同时,这一行业乱象已持续多年,希望劳动、工商、公安等相关部门成立专案组,予以专项清理打击。

这些年轻人很可怜的,我有时候一天能接到10多个求助电话。张新年痛心地说,骗局延续了10多年,教训惨痛。

(文中求职者为化名,实习生朱彩云、邱晓芬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报北京12月14日电

# 男子家藏“名画”被警方扣押28年 法院调解有望获赔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何林璘

1989年到广东出差,北京人孙建龙随身携带的两幅名画,被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以下简称拱北公安局)以涉嫌走私文物扣押。查无犯罪事实后孙建龙被释放,而两幅被拱北公安局扣押的名画,却未被归还。当地警方以画作是赝品、已丢失为由不予归还,但并无能证明是赝品的鉴定材料。28年过去,孙建龙未能向当地警方要回两幅画作。

12月4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珠海中院)就该案进行了第二次调解,赔偿义务机关和复议机关表明了赔偿态度。

## 称是赝品已丢 却无鉴定材料

1989年7月,孙建龙因公务到珠海出差,刚入住宾馆,就被拱北公安控制,随

身物品均被扣押。

孙建龙提供的拱北公安局扣押物品清单显示,1989年7月16日孙建龙被扣押的物品中包含两幅水墨画,分别为李苦禅的挂式画作《鹰》、吴昌硕的挂式画作《梅花》。

被关押3天后,7月19日,工作单位派人到拱北公安局说明情况,孙建龙才被放回。而随身携带的两幅画作却并未归还。在拱北公安局发还物品清单中,也缺少了前述两幅画作。

孙建龙所在单位1990年5月为其开具的证明信称,两幅画作均系自家收藏物品,希望珠海公安局尽快归还。

此后,孙建龙每年都数次前往珠海索要画作,却始终未能得到,路费就花了50多万元。

7年后,2006年2月9日,拱北公安局在给孙建龙的答复意见中称,此两幅画为赝品,查找工作仍在进行。孙建龙代理律师张铁雁表示,不管是

否是赝品,这两幅画作都是孙建龙的合法财产,被违法扣押这么多年,应该原物归还。况且,赝品也是赝品,却一直沒有提供证明是赝品的鉴定材料。

2006年5月18日,珠海市公安局在给孙建龙的答复意见书中称:此两幅画已丢失,现仍在查找中。并承诺,相关赔偿事宜我局将责成拱北口岸分局与你协商解决。但之后却始终未予赔偿。2007年到2010年,孙建龙6次向当地法院起诉,均被不予受理或驳回。

2015年3月23日,孙建龙向拱北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但拱北公安局逾期未作答复。

同年4月27日,珠海市公安局书面通报称,事发当日,拱北公安局接拱北海关线索,因涉嫌走私文物的孙建龙查获并收容审查,依法扣押两幅画等物品,该画作经警方送广州鉴定后为赝品,因此警方认定孙不构成犯罪,3天后解除收容审查。

2015年4月,珠海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向《新京报》回应称,证明两幅画为赝品的鉴定材料已经缺失。

珠海公安局的通报称,由于人员变动、办公场所搬迁、当时涉案物品保管、交接不规范等历史原因,两幅画未找到。拱北公安局多次与当事人电话沟通、面谈协商,希望协调赔偿事宜。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一直未达成一致,分局亦告知当事人可循法律途径解决。通报还称在2015年2月,孙建龙曾向警方提出数千万元的赔偿要求。

孙建龙向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否认曾提出这一要求。

## 28年后有望得到赔偿

同年6月,孙建龙向珠海市公安局提出复议申请。

2015年8月,珠海公安局驳回了赔偿申请。理由是,孙建龙的财物是1989年

被扣押,其申请国家赔偿的时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时限。

2015年9月,孙建龙向珠海中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国家赔偿,要求归还画作。

2016年4月12日,珠海中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维持对孙建龙不予赔偿的决定:拱北公安局扣押两幅画作、限制孙建龙人身自由的行为发生在1989年,《国家赔偿法》1995年施行,不溯及既往。根据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有关规定,拱北公安局扣押画作、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均不能提起国家赔偿。

张铁雁律师表示,关键争议在于扣押行为是否处于持续状态。在已经查清孙建龙并未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前提下,拱北公安局却既没有归还画作,也没有解除扣押行为或作出确认行为违法的决定,就应当认定扣押行为至今处于持续状态。两幅画作丢失的原因是警方所称的对被

扣押的涉案财物管理不善,但丢失行为并没有改变扣押的状态。

不服珠海中院赔偿委员会的不予赔偿决定,孙建龙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国家赔偿。

去年年底,该委员会推翻了此前的不予赔偿决定,出具《决定书》称,珠海市公安局于2006年5月18日答复孙建龙此两幅画已丢失,并承诺协商赔偿事宜,该承诺将责成拱北公安局与其协商解决。因此珠海中院赔偿委员会认定孙建龙要求返还涉案两幅画作的申请不适用《国家赔偿法》,属认定事实不清,指令珠海中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

据了解,在此前珠海中院组织的听证会上,珠海警方仍坚持两幅画作已丢失,是赝品,并无书面鉴定材料,只是由鉴定方电话告知是赝品,并无电话录音。

但情况在最新一次珠海中院组织的调解中有了变化。参与12月4日调解的有孙建龙及两位代理律师,赔偿义务机关拱北公安局代理人及复议机关珠海市公安局代理人、孙建龙代理律师告诉记者,此次调解中没有争议,赔偿义务机关和复议机关表示会予以赔偿,但赔偿数额需要商定。本报北京12月14日电